

# 翻譯雜談

張惟智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近來秋意漸濃，在夏秋交迭之際，寒意日益，但窗外偶爾灑落的金絲，仍捎來綿綿暖意。我想起白居易〈早冬〉中對十月的描繪，「十月江南天氣好，可憐冬景似春華。霜輕未殺萋萋草，日暖初干漠漠沙。老柘葉黃如嫩樹，寒櫻枝白是狂花」；初冬氣候晴暖宜人，如三月春，雖有冷意，卻飽含柔和之色，薄霜輕柔，未曾凍戮繁盛小草，寒陽靜謐和煦地使遍地塵沙乾爽，老柘樹上的葉子雖顯枯黃，卻如嫩樹，櫻花樹枝上的白彩，是不依時節地開花。

不知不覺間，2023年走到第10個月份，又將過去一年，真的是時光飛逝。想起去年此時，在本刊「AI 創新」專欄中，分享對於意識的想像，沒想到一年後的今天，還有機會聊聊對於語言的體會。

還記得月初揭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花落挪威時，我那幾位村上春樹的書迷朋友，對於村上春樹今年第18度不幸「陪榜」，顯得十分遺憾；去年說著「明年還有機會」，今年卻沒有再提此事了。說起村上春樹，我算不上書迷，讀得也少，印象最深的不是村上的著作，而是幾年前多了不同譯者時，似乎給讀者帶來了不同於以往的感受，也注意到「是喜歡村上還是賴明珠？」這樣的聲音。

不過我這個最深的記憶點，在我的村上春樹

書迷朋友中，似乎沒有掀起什麼漣漪。記得當時有人說，賴明珠的譯文具有「擰扭拗口地稠密感」，而劉子倩的翻譯則是充滿「洗鍊感」，在好奇心驅使下，我看了《刺殺騎士團長》與《第一人稱單數》，但老實說，如果不是我在閱讀過程中，有意識地特別注意這兩種不同的翻譯風格，很可能根本不會發現譯者是不同人。或許這兩種閱讀感受，只有在熟悉村上的日文與賴明珠的譯文中的讀者，才能夠體會箇中差異。

分別附上兩段引文，讓我們共同感受一下，看看我的「感受」，是不是你的「感受」；賴明珠譯《刺殺騎士團長》：「如果有機會再見到柚子一次的話，我想問她，今年四月的後半她有沒有



做過那樣的性夢。有沒有夢見我在黎明前來到房裡，侵犯正在熟睡的（或身體自由被剝奪的）她的夢。換句話說，那奇妙的夢並不只我單方面而已，可能是相互通行的。我想確認這件事。但如果真是這樣，如果她也和我一樣做了相同的夢的話，從她那邊看來，當時的我或許應該稱為『夢魔』的不祥或邪惡的存在。我不想去想自己——是那樣的存在——或可能是那樣的存在」（注1）。

以及劉子倩譯《第一人稱單數》：「關於她，我所知道的是——她創作短歌，出版了一本歌集。說是歌集，其實只是拿類似風箏線的東西將印刷出來的紙張綴成一冊，再加上簡單的封面，是非常簡單的小本子，甚至談不上自費出版。但裡面收錄的某些短歌，不可思議地深深烙印我心。她寫的短歌，幾乎都是關於男女之愛，以及人的死亡。彷彿要展現愛與死是如何頑強拒絕彼此的分離、分裂」（注2）。



說起翻譯，在我剛學德文那時，常聽德文歌練習，對其中有句歌詞「*Mir fällt Schwermut so leicht Und Leichtsein so schwer. Ich hab so viel geweint. Die Augen werden nicht leer*」的翻譯，至今依舊難忘；依照字面意思，我會理解為「我很容易感覺到憂傷，而且很不容易感到輕鬆。我哭了很多。眼睛將不會變空」；依照語意，我會翻成「我很容易感覺到憂傷，卻很難感覺到輕鬆愉悅，我哭了很多，眼睛也沒有變得空空的」。而那位譯者翻成「我總是愁來如山倒，憂去如抽絲，眼淚源源不斷，彷彿不會流乾」，當時我覺得翻得太美了，配上旋律，令我不禁陶醉於其中；喜歡，一方面是因為文采，另一方面是我總下意識避免這樣翻譯。

正如前些日子，朋友分享，在串流影音平台上，《黑鏡》第六季第一集「fucking insane」，被翻成「比扯鈴還扯」，並問起我的看法。我想我這種偏好依字面翻譯的人，大概會翻成「真他媽的荒唐」吧；他說他為人內斂會翻成「這太誇張了」。但若以為依字面直譯，就能高枕無憂，那著實是樂觀了些。

其中一位村上春樹書迷朋友曾告訴我，關於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書名翻譯趣聞，她說，書名是以披頭四音樂〈Norwegian Wood〉為靈感，但「Norwegian Wood」怎麼看都感覺比較接近「挪威木製」的意思吧。當時我不置可否，而她見狀也沒有延續話題，但這句話卻默默地在我腦海中扎根，以至於後來幾年都帶著這種「印象」，直到我因緣際會看了宋瑛堂的《譯者即叛徒？》，

其中提到：

「至於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我們先探討原曲字面上的意思。約翰·藍儂（John Lennon）唱著，男孩女孩邂逅，女孩帶男孩回香閨純聊天，介紹家具說，挪威木製的，美不美，男孩只有睡浴缸的份，翌晨女孩去上班，男孩在女孩家放火，臨走前說，挪威木燒的，美不美。照歌詞來看，村上確實搞錯了。是嗎？」

「面對誤譯的指控，村上曾在《村上春樹雜文集》裡說明，『這個詞含義之一為挪威產家具的可能性的確存在，但並非就是全部，這種狹隘的斷章取義的翻譯是一種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』。』同一本書中，村上也解釋，曲名本來就『模稜兩可』，因為坊間盛傳歌詞本來寫的是『以為她願應，(knowing she would)，獻身的性暗示太明顯，所以改諧音 Norwegian Wood，也能遮掩藍儂自曝的這段婚外情曲落空記。既然歌名本身就朦朧不清，可見誤解的人並非村上，而是鑽牛角尖的現代翻譯工——太偏執於字面上的意義，反而忽略了藝術家的匠心。」

才知道，我又著了她的道。不過說起超譯或誤解，總是令我呼吸急促，宛若有股說不清、道不明、既複雜卻又惆悵的感受壓上心頭，總彷彿有千言萬語在心中湧現，但奔湧到嘴邊，卻不得不重呼一口氣，又只剩下一句，一言難境；這實在是很難以「解釋」。

在一般日常生活中，發生誤解時，可與說話者溝通確認，但在文字閱讀中，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就開始顯現出來；除了有時不那麼容易能夠與

作者溝通外，也可能遇上再也無法與作者溝通的情況，另一方面，作者與其作品、整體背景之間的關係，也值得深究。

例如，對《道德經》「道」與「德」的解釋；在我念大學時，那幾本作為教科書的中國思想史書籍，基本上都認為：「道與德，在先秦時期，是一種對宇宙與人倫常理的解釋；在漢代則是更側重為一種治理之術；到宋朝變化為一種修養與價值的體現過程」。過去學術界也常爭論在《道德經》中「道」與「德」的原始意義為何，但卻已無法跟《道德經》的作者溝通確認，而這些對「道」與「德」不同解釋的背後，都隱含著認為自己的解釋才是正確的。

可是，這些正確性宣稱的正當性是什麼？其中有些學者認為，必須要還原《道德經》在其年代的語脈與意義，才能獲得原始意義；也就是說，要能真正理解作品的意義，就必須把作品回放回到被創作時的時代，排除不是那個時代應該有的想法與觀點，才能獲得該作品的原始意義。

但這種想法，卻只有在「我們真的能夠放棄自身歷史性」的背景下，才顯得有意義；也就是說，例如，假使我們能夠回到古代生活，卻仍帶著作為現代人的一切生活經歷，只要我們仍然擁有現代人的思維與眼光，就不可能作為古人，而只能是在古代的現代人。若是如此，在解釋作品時，要能真正排除現代思維對古代典籍的影響，本質上是不可能的。

另一方面，能夠放棄自身歷史性的想法，其實是科學思維影響下的結果。曾幾何時，我們把

「解釋」視為是某種科學意義上的「定義」，這代表「解釋」尋求一種超越時間性、歷史性、脈絡性的意義，這種永恆不變的客觀「解釋」，忽略了真正的「解釋」。

例如把「水」解釋成「H<sub>2</sub>O」，意思是水的本質結構，是一種化學式分子，是「一個水分子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」構成。這種解釋，必須預設一個機械式的客觀物理世界，不論這種物理世界的基礎，是某種「基本粒子」、「弦」，還是「場」；而問題也正在於此，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主義思維掛帥的時代，幾乎沒有反思地，接受了科學式思考的正確性與真實性，並在生活中，無所不在的運用這種思維，不論是追求生命意義，還是探索世界真相。

曾經有位哲學家為此表明，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，無法脫離歷史來理解事物；一旦對「歷史」有不同的看法，就會對「在歷史中的事物」有不同的「理解」，反之亦然。換言之，我們對「歷史與其中事物」的理解，總是受到「歷史與其中事物」的影響，「理解」與「歷史」是一種循環結構。

當我們把生活世界，視為一個機械式的客觀物理世界時，是把在生活世界中，所感受到的種種現象，用一種可重複操作的方式，來解釋這種現象的發生過程，並且把這種發生過程，視為現象之所以存在的結構。但我們並不是一出生，就透過這樣的眼光與想法，來面對生活世界，反之，是我們具有，將「生活世界中的種種現象，以一種可重複操作的方式，來解釋其發生過程」

的傾向與可能性；而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質，先作為一種機械式客觀物理世界。也許我們會追問，為什麼是物理世界觀，而不是別種世界觀？這是因為過去歷史與文化的累積使然，是前人留給我們的遺產。

換言之，生活世界被視為客觀物理世界，是源於歷史與文化所孕育的一種觀看世界方式的結果；也就是說，科學式思維，首先是在歷史與文化累積中孕育而生，而不是先有科學式思維，再把生活世界理解為客觀物理世界，然後在其中建構歷史與文化。

而構成歷史與文化的基礎是「語言」。1769年，在普魯士皇家學術院，為了語言起源問題，公開徵求論文，當時學院主要分為兩派意見，一邊認為「語言是人類約定俗成的結果」，另一邊則認為「語言是上帝的餽贈」。但不論是哪一種說法，在邏輯上都是無法成立的，因為這兩種理論對語言起源的解釋，都會陷入在語言起源之前，語言早已存在的窘境；若語言是透約定俗成而形成，那麼在約定語詞的使用時，就必須先有語言了，而若語言來自上帝授予，那麼如果我們不具有理解與使用語言的能力，如何能夠學會語言（注3）。

這也就是說，語言起源於人類思維的運作，而且是在與世界的互動中誕生；意思是，我們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體驗，都透過「聲音」或「身體姿態」表現出來，因此語言具有聽覺或視覺的符號性，但語言並不只是文字與聲音，更是在思維運作之中。有些學者更認為，語言是思想



本身，思維性就是語言性，沒有語言無法思考。

這也就是說，如果「語言」是構成「理解」的基礎，那麼不同語言間的差異，勢必會帶來不同的理解；如果「理解」總是在歷史之中，那麼由不同語言構築出的歷史與文化，將誕生出不同的世界觀。

回到村上春樹對「Norwegian Wood」的解釋，雖然村上也承認單就「Norwegian Wood」一字，理解為「挪威木製」的可行性，但考量〈Norwegian Wood〉整首歌詞的涵義，以及傳聞中歌詞背後的故事，認為「挪威的森林」是更好的翻譯，也說明了「Norwegian Wood」的理解本身就具有模糊空間。

而村上的解釋之所以可能，正是因為由「語言」構成的作品，是具有歷史性的事物；一方面，由於語言本身會因時代不同，而有意義內涵上的變化，因此文字本身就就有不同解讀的模糊空間，另一方面，讀者帶著不同的生活背景來閱讀，也會有不同解讀的模糊空間。在這個意義下，誤譯或超譯，作為一種創造性詮釋，具有正面的意義；比方說，可以帶來新的意義或觀點為作品豐富其內涵，也可以喚醒讀者對於作品結構的重新反思。

但若有人仍然堅持村上誤譯，這是因為我們還認為「不同解讀的模糊空間」是有限度的；一個字所指涉的意義，一句話、一篇文章、一本書想表達的意圖，總是有一個範圍。可是這種限度或範圍，要麼是創造性的，要麼是具有不確定性的，這點也成為實用主義與符號學之間沒有結

論的爭論。正如喬納森·卡勒所言：「維特根斯坦問道：『我可以用 Bububu 這個詞來指稱『如果不下雨我就出去散步』的意義嗎？』他的回答是：『這只有在那種可以任意地相互指稱的語言中才行。』這種說法似乎是在設立界限，因為它聲稱，只有在一種特定的語言體系中 Bububu 才可能具有那種意義。然而，語言（特別是文學語言）的運作方式卻使我們無法確立這種界限。因為一旦維特根斯坦立下這一界限，在某些情況下（特別是對於那些熟悉維氏學說的人而言），我們完全也可以在我們自己的語言中用 Bububu 去指稱「如果不下雨我就出去散步」這個意義。但意義生成過程中的這種任意性（缺乏界限的標誌）卻並不意味着意義是讀者的自由創造——艾柯似乎很害怕這一點。相反地，它表明，符號的運行機制是很複雜的，我們無法事先確定它的界限」（注4）。

但不論這種「不同解讀的模糊空間」與其界限，是「超譯」還是「恰如其分」，是來自作品意圖的不確定性，還是出於讀者意圖的創造性，都讓我們有機會，在原本的作品中，看見以往未曾發現的新意義，並帶來新的感受與體驗。作為讀者，我很享受這種樂趣。

#### 注釋

1. 村上春樹著；賴明珠譯。《刺殺騎士團長》（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17）。
2. 村上春樹著；劉子倩譯。《第一人稱單數》（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21）。
3. 林遠澤著。《從赫德到米德：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》（新北市：聯經，2019）。
4. 艾柯著。《詮釋與過度詮釋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20）。



一筆入魂  
：怡慧老師的創作人生課

宋怡慧 著

平安文化 / 11209/240 面 / 21 公分 / 35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6267181812/811

在成為寫作者之前，作者只是一個單純的愛書人，但她憑藉著大量閱讀、敏銳的感受力，最終她領悟了獨一無二的創作思考，也創造出書寫的 N 種可能。這本書揭開作者的養成秘訣：如何跳脫常規思考，駕馭不同題材的書寫；如何每天累積文字，在跌跌時仍舊自信優雅地寫下去；如何靈活運用時間，有效地支配人生。每次從零開始的書寫，都代表著另一個書寫巔峰的攀越，當你能夠在創作的世界中躍遷，就能「一筆入魂」，成為人生中最好的造局者。（平安文化）



客窗隨筆  
(增訂本)

吳子深 原著；蔡登山 主編

秀威經典 / 11205/360 面 / 21 公分 / 46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6269683888/848

本書 1958 年 3 月在香港出版，原書出版已 60 餘年，早已絕版。今增補內容幾達三分之一。作者將所見宋元明清書畫名家的作畫方法、文房故事以及先哲醫理方藥、應診經驗隨筆記錄，並跟隨曾替慈禧及光緒皇帝治病的舅舅曹滄洲學習中醫，盡得其真傳絕技。豐富的實務經驗，加上有系統地研讀醫書，如《傷寒雜病論》、《本草綱目》，以及清代葉天士、徐靈胎等醫學大師的經典，使吳子深也成為一代名醫。本書成為評論書畫及中醫問診的重要典籍。（秀威經典）

語言／文學



在夜空中綻放  
星星

窪美澄 著

皇冠 / 11207/336 面 / 19 公分 / 42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3340393/861

本書收錄五篇故事，五個關於背叛、失戀、死亡、別離、孤獨的痛楚。無論世上哪一個角落，「無常」總是成為「經常」。行走生命之路，往往伴隨著失落的惆悵與失去的孤寂，卻也能從中獲得逆境重生的勇氣和自我療癒的力量。悲傷在生命中或許如同夜空中的星星，隨著境遇忽明忽滅，卻也同時揭示了無窮無盡的機會。（皇冠）

語言／文學

語言／文學



第一次的…

島本理生 等著；涂紋風 譯

皇冠 / 11207/272 面 / 21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3340409/861

直木賞名家 × 樂團傳奇 YOASOBI，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！小說音樂化奇蹟之作！  
第一次擁有難以言喻的情感，那是終於明白了愛的瞬間。第一次決定不再回頭，那是長大才有的決絕。第一次為了捍衛價值而挺身，那是懷抱希望的開始。第一次看見照亮日子的光源，那成為往後每次勇敢的原因。生命有了然後，因為那些絕無僅有的過去，此刻因此獨一無二——你是否也想起縈繞你心頭的「那一次」？（皇冠）

語言／文學